

渔港榕荫藏岁月

□翁盈昌 文/摄



晨起开窗，渔港的风扑面而来。立于沈家门街道办事处办公楼五楼凭栏远眺，大井潭井畔那棵榕树苍劲繁茂，葱郁绿荫隔开市井喧嚣。这抹长青绿意，是沈家门老城温润的生态底色。

榕树稳稳扎根在大井头内河驳岸之上，一圈弧形亲水步道温柔环抱着整株大树。澄澈的水将满树碧绿完完整整揽入怀中，树影水波两两相依，清幽雅致。四周旧式民居高低错落，沿街店铺密密排布，来往车流声响、市井话语声声交融，勾勒出老城鲜活温热的生活肌理。这棵榕树撑开偌大的绿色华盖，22米的宽阔冠幅几乎掩去半段河岸街巷，将街市的喧嚣尽数隔在绿荫之外。抬眼远望，渔港码头帆影若隐若现；俯首近观，老旧巷弄烟火袅袅升腾。流水绕古木，绿树拥老城，一树伴一潭古井，悄然雕琢出老沈家门无可复制的渔港风貌与生态印记。

俯身轻望树干，一块金属铭牌静静贴附其上，2018年6月由普陀区政府设立，编号PT0023，清晰镌刻着这棵正值盛期榕树的生长履历：树龄22载，树高8.4米，胸围2.62米，冠幅22米。它算不上历经千载的参天古木，却凭着蓬勃旺盛的长势，跻身古树后备资源之列，早已成为街坊邻里心头珍贵的天然凉荫。挂牌将近八载光阴流转，单薄的文字早已描摹不尽它的意义。

如今这棵壮年榕树，稳稳化作大井头河畔鲜明的地理坐标，朝朝暮暮守候着周边住户，目送内河流水缓缓向东奔赴大海，静静见证老城一年又一年的岁月更迭。

平视整株树木，满目皆是蓬勃盎然的生机。数条粗壮的主干自树基向四方舒展延伸，黝黑苍老的树皮布满深浅交错的皴裂纹路，表层有着一层细腻温润的青苔。这是东海咸湿海风岁岁吹拂、漫漫时光沉淀下来的独有印记，刻满海岛独有的岁月韵味。枝桠恣意向着云天舒展，新生嫩叶簇拥堆叠，密密匝匝。暖阳穿过枝叶缝隙，洒落一地细碎晃动的金光；海风轻轻掠过，树影婆娑摇曳，鲜活气息扑面而来。

树下围起整齐的防护绿栏，内里安置着便民木椅，一处天然清凉的休憩小天地就此落成。每日拂晓，提着菜篮往返菜场的老人途经此处，总要停下脚步稍作歇息；晨昏日暮，饭后漫步的居民、追逐嬉闹的孩童，总爱树荫下纳凉闲谈。耳畔河水叮咚流淌，身前街巷行人熙攘，榕树始终默然伫立，以一身绵长浓荫，温柔收纳着老城琐碎平淡的日常，抚慰烟火尘世里每一位寻常之人。

此地旧称戚家湾大井潭，一方活水，孕育悠长文脉。民国十四年，乡绅刘云茂牵头募资开凿神功池，百姓顺口唤作大井潭。三千八百五十立方米的蓄水容量，在往昔岁月里，是旧时沈家门全



城百姓日常饮水、出海渔船补给淡水的唯一大型水源，“大井头”的名号便自此沿袭，百余年水乡旧事，尽数沉淀于此。

扎根大井潭的这株近无柄雅榕，天生适配海岛狂风频袭、土壤高盐碱的严苛环境。数十载任凭海风呼啸、浪潮翻涌，根系深扎滩涂水岸，始终生生不息。

回望过往岁月，这株榕树曾是整座渔港民生流转的核心所在。繁茂树冠铺开数百平方米绿荫，无须人工搭建修葺，天然便是开阔自在的公共休憩场，常年聚拢着戚家湾与沈家门周遭的百姓。从前挑水归家的乡人、扬帆出海的渔民、沿街营生的商贩，待到取水完毕、收摊歇业之时，总偏爱聚拢在树荫下乘凉休憩，拂去满身奔波劳碌。榕荫之下，亦是渔港自发形成的民间议事之地：渔民围坐一处闲话闲谈，互通海上风浪变幻、鱼汛起落讯息；船家与沿岸商户在此商议出海航程、敲定鱼货交易；寻常街坊相聚，诉说邻里家常、传递街巷消息。

树荫之下，总能看见老渔民埋头修补渔网、编织蟹笼，或是分拣刚刚靠岸的鲜活鱼货，渔具、海货错落摆放，完整串联起渔业劳作、货品交易、消息互通的日常脉络，浓郁鲜活的渔港市井气息扑面而来，稳稳撑起旧时沈家门渔民生计的岁岁日常。榕树更深深根植于渔家民俗文脉之中，在本地人心里，它是能够护佑出海顺遂的吉祥灵木。

长久以来，渔民深信榕树可庇佑舟船远航平安，树下便成了渔港祈福祭拜的好去处。每逢鱼汛开启、渔船往返港岸之时，渔民便前来焚香许愿；开捕大典当日，众人齐聚树下祭拜祈福，折取鲜嫩榕枝插于船头，祈愿航程安稳、风平浪静、鱼虾满舱。

一树绿荫，岁岁绵延，代代相传。



虽是他乡客 亦爱山海景

□顾林

我不是舟山人，我只是来这儿上大学的他乡客。但与舟山相处一年半载，我渐渐发现它可爱的一面。

初来舟山时，可以说颇有些当年被流放海南的苏轼的惨淡心情。我对舟山的第一印象，是陈旧的老城区，以及开学季学校周边偏高的餐饮价格。

但是，我亲眼见了舟山的四季，走过了舟山大大小小的角落，除了感叹本地偏高的物价外，也深刻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包容性，好像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心里想要的东西。

舟山有定海的旧，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建筑风格，也有新城的新，高楼大厦林立；既有汪洋的海，又有起伏的山；既有设施完备的旅游区，又有无人踏足的荒野。但我渐渐爱上了这里的山海风光。

舟山的傍晚是我以为最能体现出海岛城市的魅力所在。从遥远的太平洋吹来的海风经过陆地的刷新变得柔且轻，没有海的咸腥味，却有海的水汽。在一个黄昏洒满天空一角、月亮镶在另一半天空的傍晚，走出门去，牵着爱人的手，手里可能还有奶茶，就这样慢慢悠悠地走，走到星子布满天空，也不觉着累。

舟山的公园仿佛比人多，不出两公里便有一个公园可以歇脚。我初识海子，是一句大诗：你来自人间一趟，你要看看太阳，和你的心上人，一起走在街上。我想，如果海子来过舟山的话，这句诗会不会变成“你来自人间一趟，你要吹吹风，望着海洋，牵着爱人的手，私语在公园旁”？

再聊聊让我印象深刻的朱家尖观音法界。说来也是有缘，我在今年清明节期间，本想去普陀山，只是没想到普陀山需要坐轮渡才能到达，但时间不允许我奢侈，于是歪打正着去了开车就可以到的长乔海洋公园和观音法界。这次旅程至今想来仍然难以忘怀。

那天，阳光灿烂，我进入观音法界。远望的第一眼，就有种震撼的感觉。

这里占地面积很大，中间一座像扣在大地上的白玉钟的建筑承担了主要的审美功能。只有站在它的脚下时，才能切身感到自己的渺小。建筑本身的形态，有着天然和安稳的秩序感，让我焦躁的心，在漫步围廊时便被抹平了。

我走进围廊的刹那，像走进古罗马神殿的黄昏。进大殿内需要先穿上鞋套，鞋套是免费发放的，泥土色，上面绣着金色的莲花花瓣。进去之后更是惊叹，高耸的大厅，处处繁复的花纹和不可思议的线条，显出匠人的审美与智慧。当我抬头看向大厅的穹顶时，已经数不清是第几个“哇”。无数小佛像嵌在格子里，俯瞰着厅内的茫茫众生。康德所说的天空与心中的道德，在那时我才真正明白，人抬头望天，望到的是自己的欲望，是自己的信仰。出了大厅，上楼就是展厅，往往一个房间便是一个主题，即使我不太懂佛教文化的内涵，但已在审美上获得了愉悦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仍在舟山求学，这座城市对我来说，是赐予我幸运的。或许很多年很多年以后，我会到舟山养老，那时高铁已经通了，是个宜居的好地方。

“我眼里的舟山”征集

请将您的稿件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：zswb03@zsnews.com，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眼里的舟山投稿”，并在邮件正文内留下您的姓名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，如投图片请标注拍摄地点和时间。

您也可以关注“舟山晚报”微信公众号、“舟山晚报”小红书，在后台留言投稿。